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③

苏轼登临蓬莱阁

吴忠波

元丰之末，蓬莱阁形单影只、曲高和寡，像被霜雪尘封在京东登州一隅。飞檐勾起云角，回廊灌满潮音，似乎在等待久违而强大的春风，融化覆盖在身上的阴冷，实现凌空飞渡、一鸣惊人的自由。

1 寄阁予情，以物言志

始建于北宋嘉祐六年(1061)的蓬莱阁，耸立于赤红峭壁的丹崖山上，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姿态、神秘的气息。

元丰八年(1085)十月间，苏轼知州抚摸着城砖石板的潮气，观望着宫墙阁体的青涩，与前知州朱处约感同身受。古往今来的州官府守，皆有修亭台、建楼阁的雅趣，或歌功颂德、纪事明志，以成胜迹后，世代传承。

“好地不用多，一亩顶半坡。”朱处约建蓬莱阁，令苏轼佩服，也成为二人心灵相通的纽带。

朱处约，字纯臣，生于北宋咸平六年，“司封员外郎，嘉祐五年任”(《登州志》)。朱处约赴登州作郡守两年余，苏轼认为他最大的贡献，莫过于亲手缔造了这座蓬莱阁。

直到站在阁上，苏轼才感受到凌空高蹈、临海凭风的气势磅礴。当同僚介绍说，这阁建于二十四年前，原址上曾另有多处寺庙时，苏轼洗耳恭听：原来唐贞观年间，丹崖山就有渔民建的广德王庙，僧人在山南麓建弥陀寺；唐开元年间，有道人于广德王庙东建三清殿。

“后来呢？”苏轼问。同僚答：“当时朱处约郡守在巡视丹崖山后，便动意西迁龙王庙，建设新楼阁，并命名为蓬莱阁。但这里却被龙王庙占着，香火很旺，渔人知道后并不买账。”为了不违背百姓的信仰，他们就称五谷丰登乃是海神的恩赐，而原庙址地势高峻，祭祀多有不便。最后经官府做工作，渔人勉强同意，蓬莱阁便如期建

2 居士赋能，仙阁胜名

苏轼认为，战国时期方士崇尚海市蜃楼，秦皇汉武求长生、觅神仙蓬莱问药，属于自然到神话的演绎，而汉武帝蓬莱筑城，朱处约丹崖建阁，便是蓬莱仙境天人精神的现实图腾了。

当时的蓬莱阁，由主体建筑，白云宫三清殿、吕祖殿、苏公祠、天后宫、龙王宫、弥陀寺等几组不同的祠庙殿堂、楼阁、亭坊组成。虽然规模宏大，气势如虹，但因地位偏隅，远离朝廷，缺乏名人加持，还是名不见经传。

而苏轼的到来，似乎成全了生不逢时的蓬莱阁，使之横空出世。北宋元丰八年(1085)，苏轼知登州军州事，职务虽然是州守，但是其文学家的盛名可谓了得。登临蓬莱阁，作《蓬莱阁记》《望海》《海市诗》《北海十二石记》等诗文，并拓印、勒石为记。一阁一人一诗(海市诗)，几乎成了蓬莱仙境的代言。

“想见之果观海市，绛宫明灭是蓬莱”。其实，登州独有的海市蜃楼，让苏轼很早就钟情于蓬莱阁。海市蜃楼与蓬莱、瀛州、方丈的传说叠加，他们同为

了起来。

当同僚问蓬莱阁的建筑风格怎样时，苏轼思忖后给出评价：蓬莱阁土木为基、叠石成山，实现了大自然与道家文化的完美融合。通过山海格局，造就云雾缥缈、超凡脱俗的蓬莱仙境气势。展示东夷族人“寅宾出日”的丰富内涵，表达秦皇汉武拜会神仙的寻仙文化。

苏轼细读朱郡守所作《蓬莱阁记》碑，“嘉祐辛丑，治邦逾年，而岁事不愆，风雨时若，春蓄秋获，五谷登成，民皆安堵。因思海德润泽为大，而神之有祠俾，遂新其庙，即其旧以构此阁，将为州人游览之所”。这表明，朱处约建阁重观览而轻神仙，这一点与苏轼天人合一的观点也颇为相近。

观蓬莱阁，让苏轼想到熙宁十年(1077)知徐州时所建的黄楼。当时应对黄河决口，他指挥民众筑堤抗洪加固城墙，并在东门城上建起一座标志性建筑，可以说是锦上添花。十年前熙宁八年(1075)八月，苏轼任知密州时，也建过超然台。与蓬莱阁拆寺庙原地重建不同，超然台改建于原北魏的城墙土台。

得知蓬莱阁建于宋神宗嘉祐六年(1061)，这熟悉的年份又引起苏轼的回忆。那一年，他任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(陕西省宝鸡市)签书判官。从此，这位笑傲江湖的少年英雄，从凤翔迈上出仕第一步。而二十四年后，经历东山再起的苏轼，又将怎样寄望于蓬莱阁和蓬莱仙境，实现他人生和仕途的平步青云呢？

海中浮岛，无人能及，苏轼称其为“神仙所宅”之境。

苏轼怎能不知，唐代建镇设州，宋朝顺接州制，及朱郡守建阁，登州有了一定的影响。但客观地说，苏轼之前，蓬莱阁像是有阁无魂的序章。即使有海市蜃楼，蓬莱阁仍是默默无闻的陪衬建筑。而苏轼到任，一时间海市立现，仙阁配位，登州蓬荜生辉。他大笔一挥，妙笔生花的锦绣华章，便让蓬莱阁凌空炫彩、群仙毕至。

或许是仙道文化、使命召唤，吸引着苏轼结缘登州；又或许屯兵戍守、巩固海防是知州的职责之本，当苏轼登上蓬莱阁，恰似半百老人与这座古阁少年相遇，成就了彼此“忘年之交”的默契与幸运。苏轼邂逅了海滋幻境，写下了“重楼翠阜出霜晓”的登州海市，而蓬莱阁也因苏轼的踏歌行旅与诗情满怀，从此成为当时人们最向往的神仙之地。

难怪有人说，苏轼是这蓬莱仙境的灵魂，恰似珠联璧合、金风玉露，苏轼与仙阁，远非赤壁中的江风明月，而是沧海上的鲲鹏英雄。

3 秋冬应季，诗词传颂

苏轼登州任，起止于秋冬，这在北方看似景色萧瑟，华彩暗淡。但是他与山海的交际，则摆脱了季节的羁绊，弹奏出灿烂光辉的浪曲之歌。

人们都以为海市蜃楼出在春夏，而苏轼却在秋冬看到了海市蜃楼的美景。看惯了江湖的烟波浩淼，苏轼却在北海见识了“海如镜面”“磨青铜”以及波涛汹涌。还有，秋冬登蓬莱阁，与苏轼“处霜雪同季、观云浪同景、生豪迈同心”，是登阁的真正人文价值之所在。

有人说，冬上蓬莱阁不是一个合适时机，其实那是刻板的印象。殊不知，比起夏日的雾霭、炙热、风雨，冬日的蓬莱阁充满了松枝的冷香、霜晓的朦胧、冰雪的耀目。这些风景，让深藏于天际的神仙，离追求宁静的人们更近了；让浸润体温于砖石的苏公，在精神疲惫的我们身旁现身。

蓬莱阁，在阁也在势。它像巨人一样，居高临下，看海观日，俯瞰瞭望，一览无余。苏轼一接到离任登州的任命，同僚就嚷嚷着为知州送行。那天，苏轼选择晨起，与同僚们到蓬莱阁上观日叙情，宴饮作别。

此时天清气朗，惠风和畅，苏公拾级至层崖之上的蓬莱阁宾日楼，倚楼而望，东方沧海，重溟万里，浮波涌金，扶桑日出。“眷恋山海之胜”，从“寅宾出日”的古老文

化中，接受冬季第一缕阳光的沐浴。苏轼倍感振奋和心驰神荡。

苏轼临阁北望，寥廓海天，绿岛浮漾。只见，登州下临万顷碧波的大海，目力可见各个神秘海岛。同僚指点告知，这是沙门，那是鼉矶，还有牵牛、大竹、小竹，共五组岛屿。惟有沙门岛最近，像一座大的石头盆景，而兀然焦枯。其余都是紫翠巉绝，星罗棋布，出没于波涛汹涌之中，看上去真的是神仙所住的地方啊。(《北海十二石记》)

领略登州的山海之胜，苏轼豪情满怀。他一边查看山海景色，一边履职。从阁上向南俯瞰，不知谁种下的万株松树，郁郁葱葱，半山腰上苍翠的云雾，映照在这片山峦。露水沉重如珍珠，风吹来，石齿般的浪花打碎了寒冷的河水。

苏轼回身北望，悬浮于高空的大竹、小竹两岛，像桥一般跨在南阁(蓬莱阁)的飞檐之上，倒映的景象如同扶桑树影照射在北窗(海滋的景象)。职责所在，他在夕阳中坐等着烽火，传递海峡间的消息，沉重的城池回归故土，踏上了漫漫归途。

随后，苏轼挥毫写下《登州孙氏万松堂》一诗，云：“万松谁种已摧摧，半岭苍云映此邦。露重珠缨蒙翠盖，风来石齿碎寒江。浮空两竹横南阁，倒影扶桑射北窗。坐待夕烽传海峤，重城归去踏蓬蓬。”

4 仙阁遗产，跨越时空

站在蓬莱阁上环顾四周，明廊婉转，曲径通幽。西侧有避风亭、澄碧轩，东有宾日楼、普照楼。阁下建有结构精美、造型奇特的仙人桥。苏轼身后的遗迹，有耸立着的苏公祠、卧碑亭等建筑，都留下浓郁的苏子基因。

苏轼唯一蓬莱阁记，留下了其自证身份的惊喜。《蓬莱阁记》所记：“登州蓬莱阁上，望海如镜面，与天相际。忽有如黑豆数点者，郡人云：‘海舶至矣’，不一炊久，已至阁下。”说明海平晴空如镜，北风迅疾鼓帆，船舶交通发达。其文末在“元丰八年十月晦日眉山苏轼书”之下，赫然钦印“东坡居士老泉山人”。据说这“老泉山人”钦印的发现，佐证了苏轼为此别号，而非其父为“老泉”的百年争论。原来元丰七年(1084)六月，苏轼在江西都昌南山岩壁上题写了“野老泉”。

元丰八年(1085)十月，苏轼便在蓬莱阁使用了“老泉山人”钦印，自号“老泉”的轨迹清晰可见。难怪元丰八年(1085)六月，苏轼在江西都昌南山见到“野老泉”几个字，不但见怪不怪，还心领神会了。据分析，苏轼此举是以安葬父母的老翁山下老翁泉为名，自号“老泉山人”，足见他怀念双亲之情。

卧碑亭内的碑石，宽大、横置，长约217厘米、高92厘米、厚23.5

厘米，两面刻字，正面为《题吴道子画后》，背面即《海市诗》。苏轼所题之诗，尽显行楷之风，笔墨醇厚，锋芒苍劲；落石上碑，内容互补，镌刻有力，将人带入丹崖仙阁天人合一的自在仙境。

有人考证，此碑主刻《海市诗》，然背面空缺又意犹未尽，于是，将《书吴道子画后》诗急急忙忙地安排刻制上。又因尚有空余地方，补刻另一相近诗的手迹片断。总之，此碑为蓬莱阁上最为珍贵的文物，其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性，显而易见。

苏公祠位于卧碑亭东邻，祠原在蓬莱阁前，建于北宋元符年间。该祠取轩亭建筑式样，登州民居的格局。紫红斑驳的祠建，峥嵘轩峻，轩柱屹立。其窗棂花格，青砖绿瓦，承缭绕云烟，映碧色海天。进入苏公祠，瞻仰苏东坡。苏轼呈榷盐状的为民功绩，总会令人给予更多的共情。他的观海市写海市，为蓬莱阁带来闻名千古的价值，更让人们感同身受，心旷神怡。

祠堂不大，文物不多，但是古韵犹存，苏风尚在。祠内苏轼肖像刻石拓本，诗词手迹，其形象和气韵，仿佛凝固在每块砖瓦、每件遗存里，人们耳边也无不回响着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咏叹。